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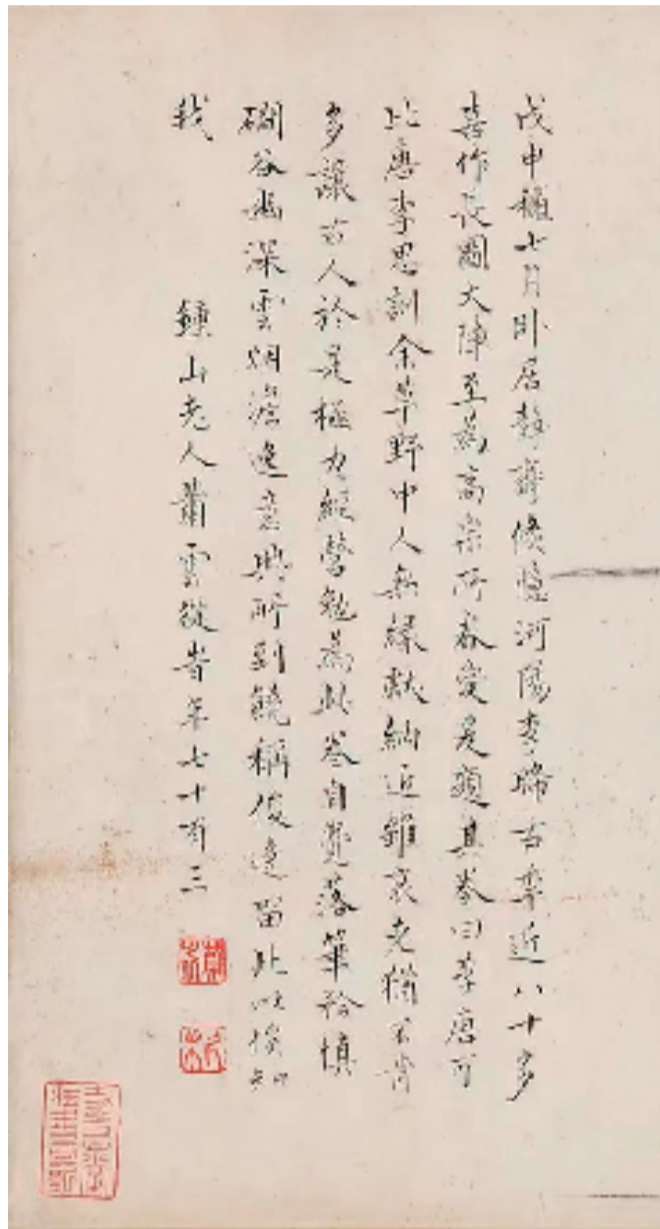
书画鉴藏

## 干支、年岁、题款与古代书画的辨别

■王永林



“癸卯”册题款



“戊申”卷题款

近日,由两个不同的机缘,读到了两件署款为清初萧云从的绘画,一件是一册来自公立博物院的借展作品,一件是一卷来自香港拍卖行由日本回流的“重要”拍品,颇感有趣。而这两件作品的可研究之处,是反映在古代绘画流传中,关于创作者非常重要的辨别依据上,其中“干支、年岁”是作者创作时间点准确的记录,是相互匹配的;而长篇“题款”则往往关乎作者的创作缘由、环境、氛围,以及当时的生活状态、心境等等,除题画诗句(自作诗或他人诗)偶有重复,其它题句文字大都是不会重复的;因此,干支、年岁、题款是对古书画进行辨别时,除绘画本身笔墨的个性特征、造境的时代风格这些关键点外,同样非常重要的辨别依据,有时也能起到判其“生死(真伪)”的作用。

其一,是一册公立博物院藏的山水册页,于末页款题曰:“癸卯夏五,客采江,蔚宗同砚时五子在鲁,笃学绘事,因作稿本,月余遂成册,山烟水濛,佳氲沸升,为近况第一乐事,幸勿以尘饭土羹视之也。七十

翁云从识。”第一眼就感觉这个字与萧云从有距离,且印章位置甚为局促,颇似后加款印,再读到其中“癸卯”干支与“七十翁”年岁,就更生疑窦,因为我知道“癸卯”这一年萧云从不是“七十”岁。萧云从出生于1596年,卒于1673年,癸卯为1663年,云从时年应为实67岁、虚68岁(中国书画家多以虚岁署款),故干支与年岁是完全不符的。有人会说:如是作伪,作伪的人不查干支、年岁吗?这就牵涉到古人作伪的局限性,同时古人作伪还有一种道德上的负罪感,有时也会故意卖一破绽,以为自欺。不似今人作伪无不用其极。

其二,是一卷从日本回流到香港拍场,近六米长的山水长卷,画的是山重水复,颇为繁密,然细看用笔明显与萧云从的皴笔有着距离,用笔、皴法、构图虽学了一些萧云从的东西,但很板刻,没有萧云从用笔的那种力度,山石结构也太实。再看题款,字也有问题,太嫩,没有七十三岁萧云从的那种老到,可细读题句却让我生出了似曾相识的感觉来,其款曰:“戊申(1668年)秋七

月,卧居静斋,倏忆河阳李晞古年近八十,多喜作长图大障,至为高宗所眷爱,爱题其卷曰:李唐可比唐李思训。余草野中人,无缘献纳,近虽衰老,犹不肯多让古人,于是极力经营,勉为此卷,自觉落笔矜慎,磻谷幽深,云烟滃逸,意兴所到,饶称俊逸,留此以俟知我。钟山老人萧云从时年七十有三。”这与清宫旧藏《石渠宝笈续编》著录之萧云从《磻谷幽深卷》题句几近相同:“丙午(1666年)菊月,卧居静斋,倏忆河阳李晞古年近八十,多喜作长图大障,至为高宗所眷爱,爱题其卷曰:李唐可比唐李思训。余草野中人,无缘献纳,近虽衰老,犹不肯多让古人,于是极力经营,勉为此卷,自觉落笔矜慎,磻谷幽深,峰峦明秀,亦生平所仅有者,藏之以俟知我。区湖萧云从画并记。”两卷“创作”时间相距两年,“戊申”卷除画、字都有问题外,我们也不能想象萧云从在创作“丙午”卷两年后,再度创作时会完全照抄自己以前的题款,只在首尾更改几字,这完全不符合萧云从这样一位文人大画家的创作风格与题款习惯。

(1666年)九月,在他去世百年后由《四库全书》总裁官、侍郎曹文埴进献给清高宗乾隆。乾隆在其“题萧云从山水长卷(《磻谷幽深卷》)”诗注中,曾特别写明:“萧云从,芜湖人,国初时工画山水。昨四库馆进其所著《离骚图》,检石渠所藏,向无云从迹,侍郎曹文埴因进所藏山水长卷,笔墨高简洁净,颇合古法。”对于萧云从自识题字则评曰:“萧云从自识云:河阳李晞古年近八十,多喜作长图大障,至为高宗所眷爱,爱题其卷曰:李唐可比唐李思训。余草野中人,无缘献纳,虽衰老犹不肯多让古人,于是极力经营,勉为此卷,藏之以俟知我。其言颇见诚恳,今百余年后,卷入石渠,竟符其愿,岂非翰墨有缘耶?”是啊,到乾隆壬寅(1782年)题萧云从此卷墨宝,已是萧云从逝世一百余年后,真可算是一段百年翰墨之奇缘也。

由上所述,可见这两件署款萧云从的绘画,虽“癸卯”册为公立馆藏,“戊申”卷有日本多次早期著录出版,但从学术讨论的角度,我对这两件作品,还是持存疑态度的。